焦氏澹園集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公諱流字在中姓黃氏別號蛟嶺先世渲淵人洪武初有唯政者遷内黄又爲内黄人公子大行君登己丑進士與余同籍余賢重大行君因嚴事公云昨歲公以明經謁選銓曹杯酒過從雖春秋高矣而神甚王笑談終日夕無勌意其百歲不啻也

尋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訓導堂邑轄東省興
內費錯壤公之任取道于家大行亦以使命至姻
黨宗親門生故舊以次稱觴爲壽里閈間嘖嘖歎
美以爲盛事之官才一月而病耗至大行馳往省
之因輿疾以歸終于正寢嗚呼惜哉公考愧欽天
監訓術有隱德歲歉不責逋負且出券焚之曰無
以此牽其心也課子以質行爲先公能仰體父意
讀書學古毅然以賢士自期待西北數遭兵燹禮
法疏闊公居母周氏憂哀毀骨立水漿不以入口

久之歲時若諱日祭輒潸潸泣下不休余鄉司徒盛公好古士也按部内黄悉公履大加歎賞以風厲多士云繼母甘家族零落毋與姪蕭然食貧公于其舍旁置膏腴地歲致十餘鍾贍之佐弟源輸粟入賢關會㬌卒遺孤三長者七齡餘在襁褓中公撫之無異巳子後孟若仲爲縣諸生有文名而季亦能孝弟力田斬斬自竪矣公謂關生世亨曰吾一子三姪薄業無幾必爲四分給之無塽其有不足之歎易簀時大行跪請遺教第云爲百姓作

氏扶衰出奏合其孝慈賢名臨一時後公十有四
日卒公生正德辛巳十月八日卒萬曆辛卯七月
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母生正德庚辰與公同月
而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曰吉士郎大行
君娶張氏繼亦張氏女二適董四國張四位俱縣
諸生孫五龍文鳳文麟文鵬文豸文曾孫一大行
君以十月廿八日將合葬于高官莊之原函關君
世亨狀求表其墓余不克辭則爲之書曰嗚呼世

知孝其母者有矣而孝繼母者爲鮮知孝繼母者有矣而孝繼母之母者爲尤鮮公母人之女而不遺其母買田贍之應仲華之梓樹宋過庭之泉水寧足多乎廹子姪分財裒益多寡抑何其慈仁均一也夫幻形有盡而瑰行不朽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徘徊瞻拜者知公夫婦一德齊齒而廻其浮薄以勉爲忠厚者其在斯也夫其在斯也夫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庶人檢討周君上封事請旌母節并請予告歸葬

其伯母纍纍數千言情旨絶痛余讀之爲吁嘻濡
淫淫不禁也略曰臣如砥生九歲而父偕母于不
食旬日死臣世農家遠城郭母率天性不自知爲
節人亦未有名其爲節者逮臣長有知識不難剖
心以明母烈而以部例事涉久遠無得槩奏臣今
濫竽侍從滿三年考臣父母俱拜恩贈又以令甲
命婦無旌是臣母之節前束于例後束于贈而不
得一表于世也臣甚痛之且臣非伯母孫無以及
今日伯母撫臣兄弟若妹恩罔極而臣未能以秋

豪之端報也當臣與弟如京舉於鄉則伯母子如
綸先舉而臣有養不能加之豐及臣選讀中秘書
則伯母又以如綸考最封而臣有爵不能加之貴
伯母乃不幸死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
不得葬其身伯母養臣及兄弟及妹之生而臣不
能送其死伯母撫臣三十餘年之勞而臣不能爲
一日之哭是得爲有人心乎臣不及躬訣親斂含
畢　主上恩之令得以一撫棺櫝疏上下大宗伯
檄該所司核母節旌之而歸葬伯母也厄於例不

許善孺人有子水部君能自爲葬也無何水部君
以書屬余表文林公暨孫孺人之墓余服聞君爾
尊人義甚高其曷辭乃撮其大者曰公諱民字振
卿父處士娶張生伯仲繼呂生叔若季叔爲公季
爲檢討君父公性嚴重於孝義篤至七歲授經術
善屬文稍長涉獵群書甫寓目即成誦同舍生嘗
揭歲曆一紙從醉中強公一讀詰朝誦之甚悉也
補博士弟子員名冠七庠累舉省試輒報罷會季
早世絕意不復應舉縣令爲勸駕不聽近屬力以

請公泣謝曰往吾所爲力下帷者以季在吾可無顧于家乃今天奪吾季以諸孤遺我内顧重矣吾惡能復從頌佔俾如曩時邪隆慶丁卯以明經上不就銓例授廣文還視季子伯不能儒則授資槖使賈賈大亡其財置不問曰惟程檢討君及弟孝廉君與水部君而課之學若非是且無以報季地下者念地卑苦潦則買地鑿渠東注之沽田數百頃得爲沃壤鄉人至今賴之宗人旺病革屬之妻女公嫁其長女而爲次女擇贅壻奉寡妻諸爲德

於鄉大較類此不獨於季弟所託孤無負而已而
公顧獨以託孤義發聞於時藩臬行部使者及郡
縣大夫無不知公者表閭棹楔前後相望卒之日
門生四十餘人私謚公文敏已以公居親喪哀毀
異甚不愧吳隱之更日孝敏云配封太孺人孫氏
與公齊德奉舅姑睦娣姒于季婦最驩季死季婦
絕粒伏牀者旬日已持子女強起頓首孺人前曰
以是藐諸累矣孺人知季婦不可奪爲抱弱女而
撫其背慟曰若以此重擔遺我乎葢孺人二女一

子季婦三子一女長者髫次者齔幼者襁褓啼號左右悉孺人身提挈之家貧僅女奚一人諸爨炊滫瀡又亡不出孺人手孺人四子三女壹體視之不知其有出于季也閭里見之以為孺人四子三女亦不知其有出于季也即季之子女亦不自知其為孺人出者孺人視諸孤語笑喧啞必譙訶之不以慈廢迫就學邑中念其遠也持其踵為之泣久之檢討君與孝廉君為諸生且鄉舉則孺人從文林公出季若季婦主而哭之曰若兒業諸生矣

已而曰業鄉舉矣及嫁季女出主而哭猶是也孝廉君娶婦得外家笥中美金持獻孺人曰如京敢有私藏孺人稱其孝笑而受之後孝廉君以從師受春秋游學數百里孺人即以笥金爲游資不令孝廉君知也以爲常居恒布衣疏食既貴不改諸子獻綺縠不欲逆其意受之旋以給人人庚寅水部君治襄陽考最詔封父母孺人冠帔象服北向叩首畢即韜笥中曰無以易吾素也其天性澹泊如此余嘗言死與立孤未可以軒輊論也盖捐軀

於所天也其情眞而竭力於猶子也其勢爲慷慨於一日也其道易而拮据於終身也其事難義哉文林公與太孺人之爲也隻千古無埒矣先是檢討君奏上少宗伯孫公議曰例命婦無旌謂命婦而抱節其恒也于從田間殉夫難詎可以槩例格哉余曰婦賢賢以節兄若嫂賢賢以義賢等耳顧以輓近世觀之節常有也義不常有也嘗並旌之爲世勸一時輿論大韙之雖未卽以行而檢討君竟用其意引疾歸襄葬事余先爲書曰是墓也明

高義贈文林郎周公偕配封太孺人孫氏之義而
題者鄉人翰林院修撰焦氏某云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公以盛年謝事巖居留意問學往丙戌羅近溪先
生至金陵余與公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
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
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為鑑為翳復為磨者可
乎公聞之有省自是浸浸寤入矣一日過余遽妄
肅予以文成公爲訴病公愕曰何病曰惡其良知

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余絕嘆以爲篤論病廢以來方期與公更相切劘而顧舍我逝矣痛可言哉公嗣太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宜義鄉龍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曷能辭公諱汝循字敘卿別號鳳麓先世浙之永康人國初徙京師爲錦衣衛人少警敏能文辭嘉靖乙卯應天比士學使者選高等應試卽中其科明年丙辰成進士

授河南杞令才踰冠耳而杞劇縣公剸割之游刃
恢然挈持綱維鋤削荒類旣有緒乃時時延見諸
生講解經義又以其餘力與詞人倡和爲詩風流
文采聞汴汝間籍甚庚申遷南刑部主事已晉郎
中有僧爲姦十餘年無能發者公廉得之置於理
都人大快之滿考以異等擢大名府知府大名俗
獷悍多盜其魁杰往往橫行旁郡縣吏不敢名捕
公合衆力擒之群盜爲徙去境內一清郡當衡漳
衝而累土爲城水至不可扞梧公决䇲庀工伐石

春鉶具興功成屹然爲金城水不爲害士民豎碑
頌德且爲祠俎豆之三載治最當遷有仕族子坐
不法直指檄公鞫之得實抵罪當是時爲惡者不
敢怙勢以奸法爲吏者不敢懷私以市德輿情大
伸而邪黨側目矣逾年京察卒以南部事中公坐
降調公杜門掃者十載著屏居集以見志會當
事者惜公材起於家補湖廣桂陽州同知尋轉知
四川嘉定州州民健訟公下車治首惡數人訟爲
之衰越嶲兵事起轉餉千里民心洶洶公潛遣幹

吏㐮金往糴之事集而人不困諸飭學校裁里甲
時征輸科條略舉薦者相屬亡何入計直指假公
驛符以行時相方嚴驛禁意惡之獨於五十七人
中褫公官物論嘩然不平然公往返湖湘泛洞庭
度三峽登峨眉登臨弔古自謂爲勝事意未嘗不
自得也迨歸益涵肆於典籍而時寄懐於詩歌又
喜行草書皆可愛玩短章醉墨落筆人多傳之居
恒儉樸倜儻推所有周宗姻之乏之暇與同志結淨社
相羊禪誦以爲常萬曆丁酉十有二月二日終於

里第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
三高祖林曾祖昇祖慶皆不仕考諱鎬以公貴封
南刑部署郎中事主事母梁贈安人繼朱封安人
配王封安人無嗣以從兄璋仲子景春爲後郎太
學生娶葉氏孫世昌聘黄氏所著有錦石齋集若
干卷行於世嗟乎世之績學不及覩其理有言不
及施於政白首汶汶者不少矣余嘗奉使過陽平
大梁問公所以爲政者士大夫謳吟之至今夫於
郡邑爲良吏詞苑爲雅人而於道爲知學者亦足

風已立石刻辭豈獨以示其後人也哉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先生蕭姓諱與成字宗樂鐵峰其別號也趙宋時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出知漳州國梁生煜左司郎中煜生洵廣潮陽令愛其風土遂家之潮有蕭氏自此始九傳諱廷凤有馴行語具郡志中是爲方齋公先生父也先生少警敏十許歲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每一義出學者爭傳之正德癸酉舉廣東鄉試第一人 登 進士財弱冠耳執政者

才之選讀中秘書已授翰林院檢討嘉靖改元上
三宫徽號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配鄭皆孺
人癸未同修　武廟實錄有金綺之賜晉修撰乙
酉冬方齋公卒於家丙戌訃至京毁幾絶比歸苫
塊不見齒者三載既免喪當北上先生嘆曰母老
矣曩者以斗升之祿而不及視父訣也恐再蹈邪
會　肅皇帝思得文學士潤色大業意甚盛都御
史御史累疏先生名上有司勸駕者趾相錯先生
終不應當是時先生之孝若恬天下無不聞者既

得謝事太夫人跬步不暫離出必亟反曰得無孤倚閭望乎女弟某太夫人心念之歲時餽遺必使稱太夫人意季女弟早逝遺孤鞠而婚配之如已子弟光祿君與潔先生愛之甚年五十猶同爨食所管悉出先生不以煩光祿君諸子畢婚乃爲光祿君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君謂先生長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之業辭弗受先生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讓弗決請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

四子光祿君乃止居恒非古今孝友事不道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於是特置祠與祭田若干畝祀父方齋公又推方齋公意割租五十餘石祀外王父郭公奉使過漳郡捐貲五十緡助修祠堂祀初祖狀元公至今鄉之人靡不舉先生之孝爲子孫勸世爲望族先生捐貲拓大小宗祠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孤者貧者不能喪與嫁者多爲之助而視身顧廉甚被命封靖江王邸其餽王疑先生難於顯受也以二卣實前物再以

餽先生竟不受或持百數金爲先生海產既而凡
懼無所牟利欲改悔而不敢先生聞之曰奈何以
我故而損若也卽召還之其約巳而厚人類如此
巖居三十年不以片札抵公府有寃抑則力爲暴
白不令其人知也先生負經濟才以奉養太夫人
故而不獲施用會長子端蒙由庶吉士改御史戒
之曰御史故嚴重務引國經覈吏治以佐百姓急
毋第爲民病御史唯唯所至輒有聲比之京復畫
潮民瘼六事令上之先是邑有虛糧數千石歲爲

民害先生白有司以郡廣濟橋鹺稅代之迄今爲
便城河饒海沙潮至輒壅舟者以病先生言於有
司弗聽乃身護浚者而以巳貲給焉歲大旱長吏
禱雨不應鄉父老奔謁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
卽應後歲旱鄉人累以請先生輒禱輒應屬大祲
先生禀命太夫人出粟煑糜粥食餓人死者收其
遺骸用是饑而不害邑城濵海額設守禦兵歲久
盡廢島夷數十艘薄城下士民震恐先生率鄉人
設策防守賊夜自引去鄉人益仗之事大小必告

以此嘉靖丁巳五月三日以天年終距生弘治癸丑九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鄭孺人繼沈以子貴贈孺人子端蒙郎御史前卒娶姚氏封孺人端賁延平府同知娶方氏端升羅城縣知縣娶陳氏端晉娶姚氏端漸娶莊氏端渙娶郭氏孫十四貽初端蒙出貽祉貽祝貽祖貽福貽褕端賁出貽箴貽堂端升出貽聃貽憲貽肩端漸出貽長貽朔端渙出女孫若干人皆嫁仕族賁升等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以兩孺人祔焉書來

屬余表其墓余謂先生之秩人之思自振迅者咸
迫欲得之先生遽拂衣以退退而不復進夫國家
以科目羅士雖偶得之而鉅公名人多出於其間
如先生可謂其人矣而竟不至柄用以殉其試於
事者又小而不盡其才然至今聞之令紈袴之習
變孝友之道興泣玉之風徹恬夷之路遂蓋未爲
無用也端升念菴先生弟子與余以學相切劘三
十年弗懈余既熟先生盛媺而又辱爲詞林之後
進誼不敢辭爲書其大者如右俾式先生之墓者

觀焉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遊自後寖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學京師與文莊子方伯公友善方伯公遣子德涵稟學於先生即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早聞家學挺特有大志廹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烝豹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下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

不嘆君一日千里也葢于時士汨於見聞知識而
君能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
任先生甚器之會方伯公督山東學君往省方伯
公簡譽髦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闡發
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
先生以内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
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顔氏而門
人益親君葢庶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
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略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掛

駁先儒之言似訕愛惜同類似黨惓惓接引漫無
揀擇似愚戎旅間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
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巳此雖以釋議者之惑而亦
君之胸懷本趣也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
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出君因稍遷君員外
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廵按御史望風疏論君於是
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
學然而剽略於語言滯痼於形跡率茫昧影響而
巳自先生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為宗日用

之間懸解朝徹如靜中震霆㝠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紬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群居金陵者三載又庚午秋同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敬愛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迨今三十年世變日新同心凋謝求如君之髣髴邈不可得然後知樂聚之難常而君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巳九月二

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衮娶劉
郡學生次曰褒娶萬繼鄧太學生二子以壬午九
月二十九日葬君栗木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
事行耿先生具志於幽堂嗚呼君之用不究於時
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已足以表見
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之
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主上頃以三殿災閔眚筭畢竭權姦至以鑛稅役

開之中使四出釀海內無窮之禍商旅藉藉曰安
得前張御史一昌言於朝而巳君患邪張御史者
穆廟初爲南臺御史建言九江稅爲民巨害不
可增　穆廟感其言中止故人傳之至今鄒君爾
瞻曰公言未用什二安知今無踶公者舉而行之
命公嗣祖延廣其書世所行起草錄是也噫公所
稱身殁而言立者非歟公諱啟元字應貞元季有
奇甫者來居江西之龍泉始爲縣人奇甫生天誠
天誠生永祥永祥生銑銑生暘烈暘烈生琅配彭

始余通籍時輒有意當世賢豪君子聞虞部樂君元聲者侃侃朝廷間聲稱籍甚余幸得一當也後三歲壬辰與禮闈校士之役所薦拔十有五人今客部君和聲在焉兩君擅東南之美以球琳琅玕並登清廟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倚以爲國器因得悉封公云公諱九德字君采别號心孌少以文雄諸生既老以子元聲貴封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上世相州湯陰人宋岳武穆王之世也武穆子續忠矦霖霖子鄴矦珂珂勸晨嘉興郡卜城隅金陀坊

家焉珂生承事郎覞覞生江夏丞邇邇生監泰州酒庫涇涇生金部主事琳聯華國圖世載明德隆然浙之望族矣時胡元與岳爲難乃以樂命氏自琳始八傳爲鳴迅鳴迅生商爲東湖公配金氏生封公公少磊砢有大節時海寧猾以獄中東湖公公前奮曰吾固在也而難吾翁爲卽詿誤顧以身代比至邑見許令天贈者慷慨曰見兒狀立解散去而公遂奉東湖公以歸于時徭賦叢沓拮据萬狀猶時手一編伊吾不輟與馮開之太史賀伯闇

公曰違心附權吾不忍爲也㑹龍溪令不法直撫
以鄉曲故庇之公竟置之理蓋備兵漳南二歲且
拂衣歸矣公歸卜築瀧江而身往來於二邑間蕭
然樂也萬曆丙申正月四日以疾卒距生嘉靖乙
酉十二月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二所著務本錄
宗範宗譜及前奏疏若干卷公以吏治顯而內行
尤淳備恨覲不逮養每祭泣下霑襟眠猶子衣食
教誨之如己出而時代償其逋嘗周故人貧而中
念不已或曰㚐厚諸公曰吾更有急焉故也以此

觀之公之於宗姻篤矣自仕學不明怠者曠於職以内妄者言於職以外冀以譁衆而取世資公令嚴邑則知拊下爲御史則名敢言遷外臺則能執法譬若珠玉然山暉川媚在所見珍碌碌者後矣祖延從爾瞻遊有學行以太學生南來屬余表公墓而不獲辭也乃掇其大者鑱之隧道令來者考焉

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㜸樂公墓

氏公父母也少赤貧忍寒凍讀書人累撼之不爲
動嘉靖丙午補學弟子員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浙
新城諭新城師生饑卒諭收於民入恒倍公却不
納辛酉典湖廣鄉試壬戌陞山東滕縣令至則墾
荒地招流人條八策於張中丞而行之他如均賦
役防火盜禁溺女裁馬丞惠政悉舉甲子復分校
山東鄉試會黄河決蕭碭築隄之役波及滕人公
以去就力爭之民奮曰詎可以我故失公於是競
持畚鍤往甫掘地得金錢千萬計事濟而民不病

丁卯召爲南貴州道御史以　登極恩贈考琅如
公官妣及配高俱孺人公曰　上恩渥矣其何以
報先後疏十餘　上馳馬禁中與遊觀南海子也
而諫高拱之横馮保李芳趙芬之暱也而劾奉常
周怡給諫陸鳳儀石星之忤也而救其所剴切皆
人引避不敢言者不獨止湖口商稅一疏而已公
隨以侃直出僉憲事而亦以此名聞於時濵行屬
有舉刺屬吏爲前直指劾罷者三人公心知其枉
乃以列薦牘或曰前直指方按部閫中何爲犯之

銓部籌發蕭寺中以米鹽相期許顧數奇不售乃
日討兩子而訓之教飭謹備注意鐫厲戚不廢謔
訶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鵲起而後公喜可知
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九臯友愛
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輟事與悲
稚春敦族兒無常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
與余兒尊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
子間自相師友處則訓之學出則教之忠昵昵斯
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巖邑也公一再臨

眂聞風謠藹然輙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柱聽之
又未嘗不爽然也葢公籌閭閻疾苦不啻觀火然
適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衆父而戴公爲
衆父父以此久之元聲登朝持論嶽嶽數與世枘
鑿尋以島夷封貢之議迕要人竟拂衣歸旁觀者
或疑公不樂公顧更以爲慨也居恒與人語莊而
氣和無藏怒無惵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以萬
曆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卒距生嘉靖庚子十
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嗟乎太丘之仁隱約於一
時而紀諶羣泰貴顯者累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
世莫見用藴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福安知非留
其贏爲來者地邪况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
獲遂其強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子獲就其廉
明卽謂以用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咸會素車丹
旐徘徊增哀請纂懿行垂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
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
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
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
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藹闇然篤行君子也嗟
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訑訑見於顏
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
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
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
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𨒪

能辭公諱朝稱字子積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
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
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卽捐坊金爲倡釋褐令
安丘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
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羈之士蕪蔓不
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
姦宄爲急邑疆半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屢觚以
覈復侵地七千餘項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
年六[illegible]以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

著書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胥其民而衽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糶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圮公葺之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牲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

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説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費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

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復假公叅知以塡之公居湖黠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貂璫卒詘于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黄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導黄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

黄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黄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譽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　旨慰留給由復職搆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絶民以救寧念士貧無資前爲置田者夥矣至是爲餉陳牘搜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徙鼈治衢不欲以露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

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卿　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旣通顯敝衣糲食終身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笥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賻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　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雖賁育莫能奪也公爪巳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

違上守巳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馭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正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巳公淮安海州

人考諱杲即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
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
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泰應濬皆諸生孫一
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
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
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
若干卷公既歿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
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
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給諫祝公世祿

擬具公事行請贈謚于　朝未果余故忝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舉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霓川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時所至輒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道明定交垂四十年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而復相踵以殁痛可言哉道明子自郃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君配王令人之兆而合葬焉屬余隧

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先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長溪今爲秀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謐嘉靖己丑進士給事刑科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配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復納潘孺人貳室而生君君生而白晳豐下聲如洪鍾甫二齡石雲公爲遴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則延文成高弟王明谷者爲塾師石雲公旦晚問

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之暇程其業于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于家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閔君早孤身爲督教至與同臥起君亦壯事兄若父不敢小違自是學日駸駸進矣十五補京兆學弟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是春憲副公成進士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秉二十而遊南雍不售歸益發憤讀書兼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

科。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公以水部應聘君於格當避遄歸潘孺人恚曰而兒獨不一爲若地乎君從容進曰遇合有命且兒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然後盛恭人從憲副公入蜀遘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櫬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闋與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義相質難怡怡如也而莊事加謹毋燕會不敢與均禮已而憲副公出爲督蕃貮泰臬三事奕奕在

平時薀脩然委蛻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八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子惟曜惟暘惟暄皆遊太學有儁聲而季尤工古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滙之陽乞有銘矣復請余曰敢徼一言表于墓道余讀詩知周公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藉以有成晚近世其風寖微矣孺人以順爲婦而接族親以禮以嚴爲母而拊媵御以寬是時長公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爲恤者內之助也故

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稱於
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語載志狀中不具論
予特掇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鳲鳩泉水諸篇令來
者得以觀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巳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

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巳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遺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

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
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吷而
已居閩數年節縮褒飥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
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為買山計耶公叱曰若
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
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
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為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
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令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
公既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

依有名其說者卽許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欃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覯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餞女者曰愼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遠洞峯公旦旦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

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黄
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
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
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三嫁
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
八日葬君冲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
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
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歸數年不聞問
知其病也余方嘆息昨乙酉褋被攜兩僮奴見過

覩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謖謖至是鬢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冦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瀆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羇旅非調攝地也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鄉閭乎余又嘆君之形憊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覩里

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
也性嗜書奇編異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衣飪
以足其好天官律歷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
壬皆探得其要異以其學待用不録録止也而世
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
同君過潯陽薄暮傍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
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衆匡坐以待頃之盜
果去如其時抵黄安諸生溝試期占者十七人君
曰獨方氏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辛未

登第其終場當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耿如君卜以余所見郎嵩眞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掊擊姦凶興除利敝井井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于職不得施用罷官時蜀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異之 聘其奇時登

谿賊賽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諭平之中丞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綰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行者郵具餐授館至減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剔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鈎深應猝投機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千

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
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弟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
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摭平
生大指刻于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蘭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
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續業就
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嶹中窾寶廼惡當裂
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滸杜若空芬歲過有約
跫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

慟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畧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驩然兄弟不啻也於乎余方頼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哉君歿且滿歲弟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銘嗚乎余忍銘君曰君病不能酬對而弟匡坐

見余曰知巳難嗚乎君知巳余矣忍不銘君君先
世武强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
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鵬舉永樂
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
諒生景曄景曄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
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
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
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滫瀡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
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兩弟以余師

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問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門無俗士之駕座多賢人之屨矣京師士大夫淵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偬覊旅不廢講究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孟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

名藉甚居項之補餘干縣主簿同志或唁之君曰若簿餘干邪異日者以所聞微試之亦可不負吾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嶓據為姦積逋滿六萬君单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驩呼請自輸而為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羨或諷君報官希薦剡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自為功邪即分還其人罷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葢小民食其勞而鄉薦

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勸之不十日堤告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行之不爲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既歸人意其稍衰沮君更以得縱意問學爲喜輙走楚熹學於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脉脉以先生爲程至此始執贄稱弟子焉留數月學益進瀕行以愛衆

親仁語相易自此諸瑣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
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戸君曰衆且愛之
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頴異者資之
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盍
君接人温温而察乎賢不肖甚詳于善良貧弱撫
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
聲色玩好讌遊之娛一不槩其心而第用之扶危
振乏尊賢養老間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邪昔子
貢廢著鬻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

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
必褐衣蓬戸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
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于禮余不及君明矣
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路虛而質行者爲近實邪君
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曆
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
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
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苐曰鴻臚今因而不
改所以志也銘曰

我我子晦玉立脩髯句傳賓設朝儀具瞻洸愛而
親既孝且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
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
家焉再傳而生儒儒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
生長軀美須髯方順豐準望見者皆爲㦬然幼勇
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嘆曰嗟乎士無不見材
安用此齪齪罷吾身爲去而操巨貲鬻鹽淮陽間

貲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谷千百斛
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
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
暇或怒馬出郲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旣犖犖儻
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
扳爲陰陽典術則時時藉授之州濱江巨盜乘江
流出沒君攝巡徼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
曰若畢畢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徵應曰吾有以用
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斮一獄卒

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
橫江者東釆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
戒嚴去則扼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
江彭蠡遁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
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
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共俘獲八人餘
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
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
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

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益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别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丘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大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朱公挾

崟研之筴以其五覇越滅强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踞天門觀日出絶叫蹬覞其胸中之奇傍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剬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毋教

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即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盧宦范瀾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蠙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强爲之銘銘曰

其材也信其伏也詘詘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巒巒高岡同歸者妃于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耆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凹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曆甲申冬偕寮壻姚祖舜謝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坎厓嚙於水相地山陽改厝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徹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竪操嬴奇致萬金聚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門繖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于百椑飢者飽死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代耿帥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羣之金陵異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期以選至覩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有七康强如六十許人其閨門雍睦郎之令人意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蹻擔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葢斯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于學者然歟居

亡何聞餘干歿驚怛不已未幾期以兩耋人銘文
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
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强
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
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
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配趙
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氏茹荼存孤
以至成立故終身慼愴力行孝不怠起商游至擁
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

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冊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絶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恐以孤单嬉戲此因起罷去絶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紿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

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侵州民嗷嗷公捐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殣者藏待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會於言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嘆曰吾六月孤兒非母氏不至此此柰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舟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决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

自娛不復出日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
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
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寧富
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曰
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
福也翁雖隱布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苐見
其富壽康寧而知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
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巳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
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

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
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玥
州學生先卒次朗即鴻臚寺序班餘干縣主簿娶
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
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
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銘曰
嶞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虚也嶞不爲善而翁爲善
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誒以慰翁于九原也

承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子墓志銘

玄子諱光初姓金氏玄子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內行修飭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十帙而不夸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豪而嘿嘿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於罪靡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恒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禹卿及玄子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

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劘切已余又與玄弓同婚朱
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
與伯恒舉于鄉玄弓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
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
爲知人乃伯恒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弓困公
車者餘二十年已丑余謬叨一第玄弓猶抱璞不
售知者嘆憤玄弓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
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徼一命爲泉壤光顯覥之謂
何乃遂頫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弓令奉新

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弓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涖巖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弓往而玄弓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玄弓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弓病急往視之則玄弓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尚寶王君出其裝纖細皆玄弓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

有入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於同鄉醵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吏胥僕隷從玄弓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訃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弓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櫬南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簠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擿擊彊禦無敢怨絓辜以自標異而為

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稟稟廉而劇矣玄孚兩任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没世而有餘慟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孚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從吳對門五傳而生鏜爲君大父鏜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孚舉于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即余室之女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

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君游迨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恒殁于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盎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已然則余之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弓困於翼飛廉乎有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餙勳名如杜

預韋孝寬者葢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耿

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

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

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

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

獨能不愧而已公殁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

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予達甫覓余京師
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
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
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下
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
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
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寧波
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

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顒頟有三文風神烱烱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毎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晝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塊者三年齋閤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娉

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
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
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
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即以
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
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
然何能瑣瑣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
學士珤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
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
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
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詘嬴河渠通
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嘉靖庚
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
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
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
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淸合至正德六年
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淸河狹淺水固易盈溢
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
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淸河淺涸人
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葢自洪達濟自
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
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
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
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

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盍鑿而通之則黄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詎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

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
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鵰
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
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
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
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
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
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

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
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
根本至論有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
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
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
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
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
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
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玹賊據

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
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
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
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
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
進兵賊懼夜遁䑸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
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
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
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强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廑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
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
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
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
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
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
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
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

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
巳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
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
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
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殁然公則可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闚內
典獨契於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
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拔衲入伏
牛山號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眞悟語言精

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
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
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
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
云自聞教後冊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
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

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
性命而自愢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
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
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
録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
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如建橋
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
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
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

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塟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
御誌女孫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
奇女次即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
侍郎黄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
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
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
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
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

於物不留而累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亦
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
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
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葢加元凱
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
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
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
紆石畫旣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

擐甲揮戈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强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賓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于衍厥澤可以此閩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已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

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田翁以疾終於家訃至吉士君踊擗欲絶賴朋輩寛譬之乃克徒跣以奔其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滇包世爲滇人自此始關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譚而生翁爲蒙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滇包氏自祖壽始閲姬不任輙代以戍迨潮五

世家問寢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
其字少禀異姿拮据文事滇雲阻遼苦莫購書翁
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隶乃不累名齋靜修
翼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
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
耐辱不能辱人唾面自乾葢以書紳有復其家鬻
金糴粟翁曰往哉黽勉以續兵興山菁轉餉趦趄
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耻
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

靡懈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郎世種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二子女四伯曰聡捷見捷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章次公奮飛館閣翺翔吐其華棻配實之美將潤
帝猷深閎卓偉本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皆壻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毋李終惠且温克相君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　山之穴維翁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覲封章

一疾莫瘳遐邇盡傷吁天天逄筴筴歸于晨星夜
𨻶閒關萬里有櫝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
弱侯

處士彌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巳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繇壬辰進士
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于余是孝子慈孫
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
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為公
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為公父配母羅安人以

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
膝上辟咡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
受尚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
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四瀆支脉一一數對如披
水經無爽弱冠爲儀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
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投筆嘆曰以我
蚤夜唯是弗讀父書隤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
帷亦既不遺餘力顧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
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白首牖下嗚嗚作

苦爲谿是畫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
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
經世并曆理管闚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
祖冲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
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
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
三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别毘陵唐中丞數相貽
書論弧矢圓筭測望横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
尤與爲石交每見相與揚扢道眞推衍歷數不覺

隊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
得公以爲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
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
日輙不起其下世葢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
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
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于落魄不能喪公爲殮
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棄焉
及觀察公殁或將不利于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
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

毋翁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嵗以草疏
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
誼爭納履奉卮酒爲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蹏則
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
此與人羣居謔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
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
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葢天性也配董孺人爲雲南
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冢
婦委曲承順爲諸娣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
業及後顓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
力為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為弘治丁巳歿嘉靖癸
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
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為公仲
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為起泰縣諸生起升郎湘潭
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為起宗起實起宏起晨起
祭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

倫朱有邵子疇人莫窘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
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
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瀰瀰淵孫日起
公德未逢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瀰
高我纂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